

## 第九章 伊厉奇们

---

“快钻进来！手脚快！”

瓦尔特笨拙的从防空洞的楼梯上把艾尔达递到底下他的父亲手里，他走在最后一个。在他身后，萨拉热窝的夜战重新打起来，枪弹嗖嗖的划开空气，带走萨拉热窝人的命。

这会的天空是紫色的。

成百上千灵魂腾空而起。

希望总有个宗教说的是真的，瓦尔特想，让这些灵魂有路可走。

米兰科反锁上大门，接着揉了一把他的头发。

“可算还活着呢，你这小子？”

瓦尔特盯着他，那张青涩长着雀斑的脸。米兰科给了他一个嘴巴，然后拼命拥抱了他。

防空洞里又温暖又安静，米兰科·伊厉奇的拥抱勒得他呼吸发紧。

“米兰，我喘不过气来了——”

“你他妈的疯了。外头都在打仗呢，瓦尔特，你怎么总是闹不明白什么时候呆在家里？”米兰科松开了他，满面笑容，他伸出手，搓瓦尔特被打肿起来的脸颊，“瓦尔特，瓦尔特——”

“下来！小伙子，快下来帮忙！”

米兰科·伊厉奇的父亲在楼梯底下喊他们。

老伊厉奇是个雄伟的男人，下巴宽阔坚实，条纹衬衫领口敞开，露出了被老酒灌红了的脖子和胸口。瓦尔特经过的时候，他拍了拍瓦尔特的后脑勺。

防空洞的空间很大，但是只有一盏灯亮着，或许发电机不够用。瓦尔特走下楼梯，所有人都围着昏卧着的艾尔达，让瓦尔特几乎插不下脚。\*

“我没乱跑，我们打算逃出萨拉热窝。”瓦尔特在水管那接了半杯水，交给他妈妈。米兰科·伊厉奇举着手电筒，他父亲正扒着艾尔达的嘴巴使劲往里瞧。

“去哪？”“先逃出去，然后——或许会去奥地利。”

“那咱俩可就没法一块拿欧洲冠军了。”米兰科笑了一下，然后把手电筒调到最大，“我们打算去贝尔格莱德。”

那支老手电筒被他拧得吱吱响。

“贝尔格莱德？”菲利波维奇先生把外套脱下来，接着艾尔达咳出来的血。外套很快染满了。

“老同事帮我在贝尔格莱德找了个差事，比起咱们这当然不怎么样，但是好歹是个差事。”老伊厉奇先生沾水的手帕擦干净了艾尔达的脸，“这姑娘怎么回事，怎么造成的出血？”

菲利波维奇先生看向瓦尔特。

“我不知道——她是在被送来之前受的伤，”他结结巴巴的试着回忆昨天傍晚发生的事情，“她在我们地下室过的夜，睡了一觉，接着白天都没再咳血——”

“怎么睡的？什么姿势？”伊厉奇先生敏锐的打断他。

“枕着我的腿——脑袋枕着我的腿。”这件事瓦尔特记得很清楚。

“那我们就照做。”

“来吧，快把她上身垫起来。”

老伊厉奇是个颇富行动力的男人，他摘下了自己脖子上挂着的公文包，枕在艾尔达脖子底下。\*

他们在艾尔达身子底下堆了好些东西，菲利波维奇先生和伊厉奇先生的公文包，兹拉塔的吉他盒，把艾尔达整个人靠着墙支撑起来。\*

“没法确定是什么地方内出血，应该是从这里往上，”老伊厉奇比了比自己隔膜和最后几道肋骨的地方。

“我这里有些止血的药，等她不咳了，就可以吃。”

“谢谢，萨沙。”

萨沙。

而不是亚历山大。

菲利波维奇先生用的是略称。

“谢谢？咱们都认识多少年了？”

老伊厉奇一脸不满意，他走到水管前头，把水龙头开到最大，“多少年了，塔西奇？”

自来水有些溅到瓦尔特胳膊上。

“六八年，我头一回见你。”

“可不是吗，六八年？真够久的。”老伊厉奇把领口往下解开了一颗扣子，瓦尔特看到一道褐色宽阔的疤。

“怎么回事来着？咱俩初出茅庐，你刚进报社，我还在老城区的分局——”

“我还在当实习记者。”

菲利波维奇先生处在很放松的状态里，他的手腕架起，支着额头。\*

“——没错，实习记者，”老伊厉奇用洗干净的湿手帕擦了擦脸，坐到了菲利波维奇先生对面，“我还记着那回事，你跑到安全局办案的地方，说要对中央委员贪污案搞什么调查。谁都知道那件事纯粹是政治上的把戏，唯独一个操着外地口音的小记者拼命紧追着不放。”

瓦尔特自己的记忆里没有这些事，所以他听得特别专心。

“然后你揍了我一顿，”菲利波维奇先生低着头，微笑一半藏在阴影里，“关了我两个礼拜。”

“没错，塔西奇，你肯定记得清楚，”老伊厉奇笑得更爽朗些，“有个女大学生天天来找你，给你送饭，整整两个礼拜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兹拉塔在妈妈怀里听得认真，忍不住发问。

“后来？”

后来那女孩成了我妻子。”

“塔西奇满脑子是大新闻，而我满脑子是那女孩，”伊厉奇先生忍不住他的得意，笑纹堆了满脸，“老萨沙赢得光明正大。”

米兰科显然大吃一惊，他从不知道自己是这么来的。

“我们后来有些年没说过话，塔西奇没来我的婚礼，我也没去他的。直到你们出生之后，我们俩才重新有了交情，”老伊厉奇看着米兰科，眼神朦胧失焦，“有一天我在青训队的观众席上站着，看你们两个小伙子抢球，塔西奇沿着台阶走上来，他没注意看人，走到面前才看见我。他已经走过了头，而我不愿意走开，我们只好面对面傻站着，一会之后，我受不了了，我问他——”

“问我‘有烟吗？’”菲利波维奇先生接上了话，瓦尔特发现他在朋友面前少见的话多，“萨沙吓了我一跳，不过我说有——”

“结果那天塔西奇翻遍口袋也找到烟，倒是我兜里搁着一包新买的银河牌。”

南斯拉夫国安局的前秘密警察，亚历山大·伊厉奇，此时笑得像个孩子；他的朋友塔西奇·菲利波维奇先是微笑，然后微笑一点点延展成大笑，电灯在头顶滋滋响，他们都很高兴。

在萨拉热窝的地下，没有战争的地方，三个民族的人们坐在一起发笑。

他们坐在一起发笑。

艾尔达咳嗽起来，瓦尔特起身去看；米兰科在问“那天我们进了几个球？”；“肯定被人灌了不少。”菲利波维奇先生这么回答他。

“那女孩喉咙被血堵住了，给她点水喝，”老伊厉奇凑过来，捏着艾尔达的下巴看了看，“好在出血不多。”

“你怎么想到进防空洞来的，伊厉奇叔叔？”

“这是防核洞。给苏联核弹预备的。”

老伊厉奇晃了晃手里的钥匙，然后冲瓦尔特眨眨眼，“我从老早就开始准备了。要是你当了三十年秘密警察，你也得留一手。”

“这女孩差不多了，把行李拿走吧，叫她睡得舒服点。我去找点烟。”

瓦尔特小心的扶起他的表姐，大家伙把自己的行李收拾起来；老伊厉奇钻进柜子里寻找香烟，母亲塔尼亚接着，亮着的地方不够大，大男孩们在楼梯上并肩坐着；菲利波维奇先生从自己的公文包掏出一本册子，皱着眉头看了一眼。

他脸色变了。

他朝瓦尔特扫了一眼，眼神凌厉得吓人；然后菲利波维奇先生用身体挡着，手指捏着册子迅速的把它塞了进去，把那个包扔到了地板上。

那不是他的包，那是秘密警察的。

“什么事，塔西奇？”老伊厉奇在最后一刻问到。他转过头来，抛给菲利波维奇先生一包烟。

“没事——没什么，我差点拿错了公文包。”

“你还是老样子，走到什么地方都想着写稿。”老伊厉奇点上烟，抓起菲利波维奇先生的包递给对方，“这次有什么文章？那些年抓你的时候，我可见识了不少高谈阔论，后来萨拉热窝局专门给你建了一个档——”

老伊厉奇不说话了，他看着地板上。

他看出来他自己的包位置变了，可他没有开口问。

秘密警察的嘴角抽搐了一下，然后做了一个局促的笑，叫儿子去把地上的行李赶紧收拾起来，他抽了一口烟，又焦躁的掐灭。

连瓦尔特也看出来他在伪装。

“是篇好文章。”菲利波维奇先生站直，他盯着老伊厉奇，眼神直率果断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关于我们的政治，冲突和战争，关于我们矛盾的根源，关于我们为何不得不彼此屠杀。”

菲利波维奇先生从他的公文包里抽出手稿，递给瓦尔特。

地下室里安静了片刻。

在瓦尔特的感觉里，这安静格外漫长。

“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，我有职责。”

老伊厉奇再开口的时候，好像他已经做好了什么准备。

他垂首坐在椅子上，捂着脸，哪怕菲利波维奇先生没看他，“今晚过后我们两家人会各奔东西，好好睡一觉，塔西奇，算我求你，别管了。”

“念念吧，”父亲的回应让瓦尔特费解，但是他和老伊厉奇之间似乎有种剑拔弩张的默契。

菲利波维奇先生穿上了西装外套，他转过去面对墙，手撑着桌子，没人看得见他的脸，“念念吧，瓦尔特。”

“我不想听。”

老伊厉奇说得毫不委婉。

他撤下手，秘密警察的精神一瞬间回到他身上，让他变得仿佛尸体般冷酷。他紧抿着嘴。

地下室里的空气不再流动了，连兹拉塔也明白不对劲。

老伊厉奇掏出手枪。

瓦尔特掏出他的。

刚抢来的枪冰冷硌手，他不知道自己打不打得准，但现在箭在弦上。

菲利波维奇先生走过来按下他拿枪的手，把手枪揣进裤兜里。

然后他说话了。

“我希望你能听听那篇评论。”菲利波维奇先生现在反而轻松下来，“我希望你明白自己在做什么。”

老伊厉奇没做声。

而菲利波维奇先生拍了拍瓦尔特的肩膀。

瓦尔特拿着那篇手稿，他的手指有些颤抖，米兰科从楼梯上站起来，握住他的另一只手。

瓦尔特开始读。

从第一行。

“曾经...

曾经有一个时代，记者的责任是向人民撒谎.....

Cover:

艾尔达脸色不好。

“不行，瓦尔特，今天没法出任务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艾尔达，你又开始咳血了？”

“我生理期，傻子。”

Cover：

《新闻部长》

押送他的两个士兵没有一点开口的意思，而卫兵雕塑般的纹丝不动。

瓦尔特清清嗓子。

“请问副部长同志的办公室在这吗——”

瓦尔特挨了一巴掌。

“现在是部长了，原来的部长早上跑了。”

瓦尔特揉着自己的脸。

“谢谢，转告部长先生瓦尔特·菲利波维奇在等他——”

他又挨了一巴掌。

“部长同志在拉屎，他禁止任何人打扰他拉屎——”

“放屁！叫他进来！”

瓦尔特从牢里出来，第二次来到这间办公室门口的时候，预备好了给门卫的一巴掌。